

豫章叢書

第一〇册

曲阜集卷三

宋 南豐 曾肇 著

詔

元符日食求言詔

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
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
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大史前告天將動
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
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洵弭天靈非藥石之規
孰開朕聽况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藹藹之中言亦

可採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有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唯信非事空文尙悉乃心毋蹈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許於所在封章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

赴闕供職詔

卿三朝元老四海具瞻出處爲邦國之重輕用舍繫
仁賢之消長久置散地宜還本朝歷陞降于殿帷仍
總司於琳館豈惟尊德尙齒昭示寵靈庶幾鯁論嘉
謨日聞忠告昔周公已老猶在京師留侯旣封不去
漢室眷惟舊弼異世同心聞命疾馳副朕所望

制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軍節度

使制

昔周盛世則有申伯之良翰在漢懿親則有少君之
長者眷吾仲舅蚤著賢稱登進寵名誕敷詔號醴泉

觀使秦國軍節度明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明
州諸軍事明州刺史上護軍河內郡開國公向宗良
席慶深厚秉德粹溫富貴無自滿之心恭孝有夙成
之質肆朕承祧之始首膺授鉞之榮茲屬東朝亟還
大政念崇德報功之誼將錫異恩守右賢左戚之規
冀回慈旨換節潁江之地參華空土之名增衍戶租
併申朕志於戲維我大母有勞皇家方其艱虞則出
任社稷之重及底靖康則還就宮闈之安動靜必惟
其時進退靡失其正而猶鑒觀前載深歎外親爾其
念長樂之好謙思文簡之垂裕益堅素履永保令名

除皇弟似守太保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蔡王充
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制

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去
國兼榮將相未嘗責以治民豈惟致敦叙之仁抑亦
隆夾輔之勢矧吾寵弟實位眞王念方屬於妙齡將
卽安於外邸雖云密邇能不疚懷肆舉徽章用孚衆
聽皇弟武昌武成等軍節度鄂州滑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鄂州滑州
諸軍事鄂州滑州刺史上柱國蔡王似出神明之胄
鍾稊祝之祥氣稟溫良生知遜悌雅愛圖書之習夙

堅忠孝之誠桐葉疏封已侈磐維之寄棣華致好每
敦和樂之私比遵朝著之趨尙處宮闕之遽屢觀啟
奏祈避禁嚴志雖莫回情實未忍思在宗之誼豈忘
原隰之哀顧開府以時難廢國家之典乃涓穀旦增
峻官儀更兩鎮之節旄正三師之位叙兼陪并賦益
壯宗藩於戲周誥孟侯則曰無康好逸漢詔諸子亦
云無邇宵人蓋位不期驕者人情之常寵至益戒者
前哲所尙往服休命永綬令名

太僕少卿李周秘書少監制

東觀以圖書爲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易

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
好脩夸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
事有守歷試煩使時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
秩外史往服少事優游省闕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制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
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
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廉平上書引年
願還印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閔汝有官職之勞序進
文階以爲爾寵退安閭里俾益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遠特贈雄武軍節度使制

念功隱卒國有彝章矧予勞舊之臣嘗處討讖之地
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遠少也知書長而甚武
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尙威名之
可倚營平卽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
云亡之痛聽鼓輦而增感賜鐵錢以飾終尙其有知
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

舊制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爲

天下之勸者吾近弼嘗註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顧龍
名之尙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
謀猷庸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永
裕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廬原情無他
在法當復尙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
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帷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
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

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

侍讀制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實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錄寸較量應恬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閔裕而靜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已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制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討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

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
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
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
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
于侍從之列不改帥師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
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旣多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尙書右丞制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尙書萬事所出丞實總
其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有守
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于世用待

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繩無所回
撓開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可行之論斷
自朕志擢貳中臺躋進文階增峻堂陛唐太宗嘗謂
尙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有受其敝者而當
時魏鄭公戴胄劉洎輩迭處其位皆號得人今朕虛
己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浮僞振肅偷墮使官脩
政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汝爲稱職亦以副先帝作
則垂憲之心可不勉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制

朕于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悅

而知勸也爾以材請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坐嘯臥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制

會稽西阻浙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漑之利故歲多順成有絲枲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爲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禺豫章循行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籍賦輿莫不兼總名聯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是爲寵榮益務

報稱

朝奉郎石慶京東路提刑制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網
尙密使民難避易犯與抑吏之不良猶有遷情以就
法者與故于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質厚而
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齊魯之俗易與
爲善往祇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制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數
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叩關

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胙之成國視古小君象搢
翟衣以爲爾寵往帥種落舉爲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宜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慕服
收拔端良寘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
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
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之邃來贊右
府訐讓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追復河

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太原路國公制

朕嗣位三月三下恩書撤繹桁楊棲置弗用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尙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殞命貶中需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孰慰靈魂具官文彥博佐佑四朝勲德兼茂粵自神考命爲師臣逮及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噴有煩言降秩春宮僅存公號齋志沒地屢閱歲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親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以無憾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制

朕圖疆場之功常以靜勝爲優斬獲爲下顧如爾等
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
當體朕意

除曾布銀青光祿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門下

中書侍郎制

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
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
闕一不可乃登次輔以告大廷左光祿大夫知樞密
院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
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神考特達之知亟

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事樞而能悉心公家
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誼不辭難憂勤百爲壯老一節
肆朕纂臨之始尤嘉翼戴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
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合茲寵名作我近弼
仍遷階品增衍丞封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
覲文而匿武朕有總核庶工之志汝則務實而去華
以至甄序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
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尙往欽哉

表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羣生
繆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爲慙竊以簡冊
之傳雖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
爲難在昔有官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
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
法謹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
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
失實或誦辭傲傲而不工或疎略牴牾之相形或取
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
崇高而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樛栢

鬼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聘之學
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
之鄙揣分無堪勿聞道于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于
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濩落有淺見寡
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
石渠之奧蚤預校讐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
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
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于夙夜
謾淹厯于歲時闡發大猷豈敢希于作者整齊故事
或可繼于前人用臨汗簡之終適違負薪之疾奏書

天陛阻親望于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于褒詔豈期
推賞卅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于常憲因人成事
茲復玷於異恩遜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
託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
蓋兼資于衆智不求備于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
吹竽之濫致茲瑣賈均被鴻私蠅蟻雖微素積愛君
之志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陳州謝上表

初緣細故輒丐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

於萬一冒煩已至于再三自非仁恕之朝富在譴訶
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辱愚知幸望
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托勢至孤叨榮過重謀
身寡術易至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于鬼瞰材微命
舛福薄災深方祇慙下之行忽違淳濱之疾願筋骸
之素億困華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
歸于厚夜不圖天假於餘生恍如夢寐之初回憺若
醒釀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尙迢迫
王程之有限內省疋贏之質豈堪撼頭之勞非敢自
愛于疲瘵實懼仰慙于任使幸脩門之在望特延閣

之見收叫閣自言伏質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
而是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于淵衷
俾曲從於私懷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
朝廷之化里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
善地可覲康寧之福皆緣覆護之恩矧常守于是邦
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
陰亦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于慮患之未周終
明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忘粉骨難
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燭于十微而隆寬盡下
威德加于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藏

疾納污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奧室之中而周知萬事據崇高之勢而鏡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緩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南京謝上表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去于故棲夕遂臨于新部伏念臣材不堪于巨用行有媿于古人蚤塵侍從之華浪冒藩垣之寵未

踰再歲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于民使之遷善而
遠罪又不能作聰明于外因以誑世而取名惟殫夙
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爲楚國之
郊屬頻年昏墊之餘加比屋凶飢之後浚渠路以疏
積潦發廩庾以振流民方竭力于經營遽蒙恩而轉
徙國家別建都邑內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他邦
而尤重掌離宮之筦籥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
慚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尙
容環走于王畿因使周知于土俗奉承清問敢希宣
室之歸攀附末光未覺長安之遠誓當盡瘁少冀分

憂至于事黷糶以立威飾厨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
尙亦私義之不爲

徐州謝上表

懷章去國不啻三年荷橐入朝未淹百日復棲遲于
民社驩違遠于闕庭迫義理之當然豈人情之所願
竊念臣稟性固陋承學迂疎懷是古之至愚抱守官
之獨見豈特難堪于世用固已不善于身謀昨者召
自留都處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地之經祠執
禮雖明趣時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之能回不韙之
誅敢偷安而苟免旋抗章而請罪蒙易地以示恩繼

露徹衷復頒溫詔終賴乾坤之造曲成犬馬之私假
以使符置之善地循行間里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
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孤蹇獲此便安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寬裕有容包涵徧覆將以招致蕩蕩之論是
用特寬斧鉞之威伏惟恩慈豈易報稱臣身雖在外
義不忘君况仰賴于聖明忍自愆于素守深念長人
之寄知無不爲益堅許國之誠死而後已

南京謝上表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頗識事君之義
敢干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仍獲

便安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于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所外補聊避煩言未容墨突之黔遽改并門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爲儒者之榮率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卽路詎敢懷私直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弟兄之孤立擅將相于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讒間再憑顛天之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蔡之與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俛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宮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于雲或異時之拱把戎冠束帶多前日之佩鵠所媿

薄材曾微惠政下孤民望上誤國恩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徧覆初無心于予奪皆因物之
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母輕民事方竭力于茲辰
苟利公家誓捐軀于異日

宣州謝上表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
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濶于事以
直道爲敬天之實以詭情爲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
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敢爲知萬折
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汲黯之慧寧免世嫌子文之

忠蓋出天性竊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口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獨傷忠敬之難明亟比欺誣之重坐旣免投於荒裔仍擇處于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旨甘得其順適道固隆于善貸恩尤著于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以禮兼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衆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脩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臧之達節死

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泊民之勞全始終
報上之意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侑帝饗親旣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
歡聲達于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
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
屬在熙朝卽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黜五精之並祭
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啟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
寶命祇通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
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

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靈所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
濡露之思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
而瀆故遵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
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脔
博碩籩豆靜嘉元龜大輅之旅陳象轂鉞衡之輻輳
并柯共抵按圖牒而充庭鬘首貫胷衽衣冠而就列
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
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增受萬年之策
尙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亟敷
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縲囚開府庫

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
食解衣之惠方之于此不其狹與臣忝綴從班適分
州守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賀册皇后表

中闈肇建盛禮具行人神協謀夷夏胥慶竊以國家
爲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繇求端非遠
恭惟皇帝陛下紹天峻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
奉三宮之供養而長秩虛位六職曠官咨求淑人來
相宗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鼓鍾在庭典
册備物坤元博厚已正于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

土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
盛申彤管之戒庶幾補報之忠

賀上傳國寶表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佑終聖是承方拜覲于
大廷遽均恩于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
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
卽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
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
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
沉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

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
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
下列奏升中之頌敬俟方來

啟

謝校勘啟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
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尙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
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才凡預詳延
畢歸遶東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稟生多艱受
性不敏初賴父母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

辭居有顯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聞塵埃之末路濫姓名于册府尸文教于上庠誦陳言于新學之前處無用于有爲之會每見譏于迂闊愈自信于行藏迫此歲成亦皆序進此蓋伏遇史館相公秉心愷悌爲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紉尋舊學尊信所聞不忝不

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
自愛之私亦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啟

叨居近署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厯觀虞夏
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爲
厯代之寶豈獨一時之士莫非聖賢之徒蓋其四海
食味別聲之倫皆知一本道德文章之意迨夫王迹
旣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
稱厥前世行于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爲盛而三王
之册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

詰則文士爲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于垂涕
蓋以用人之得失繫于斯道之盛衰豈茲妄庸可備
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才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
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墻蚤緣雕篆之科遂
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
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驟珞承明歲月屢遷寵靈淺
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緒言徒竊食于太官每
覩顏于文陛固合投身于冗散豈堪厠足于凝嚴冒
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僂弱質從屬車之清
塵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

念肇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帝之恩舉沐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大人先生輔成世教協贊人文構榘侏儒雖小不廢豨苓鷄壘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冀收效于毫釐庶酬恩于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啟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爲簪紱之光伏惟慶慰學士賦性中和受才闕廟質直好義久見推于士林平易近民矧廉明于吏道蘭雖幽而

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卽潛乏懷鉛之遞直黃門
久次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
之慶忽紆憑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息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
先生學有淵源行無淄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
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爲攬轡
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
之仁未卽趨風深深仰德

曲阜集卷四

宋 南豐 曾肇 著

碑

東嶽廟碑 奉敕撰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又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
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于南北郊以追述神
考親祀天地之志乃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爲
其宗而命守臣往視廟貌徹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
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
相率出財爲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它殿若門若廊

制度庫隘不足以稱雖有園游而無亭觀以待神御
乃因舊益新南爲臺門一曰太嶽爲掖門二曰錫符
錫羨直太嶽爲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爲門各
一曰青陽素景瞻中爲殿三曰嘉甯蕃祉儲祐旁
爲殿堂二十有三爲碑樓四後爲殿亭五以臨池鑿
殿曰神遊飛觀列峙修廊周施總爲屋七百九十有
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
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于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
卽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
學士臣肇爲之記臣肇皇恐奉詔旣書其本末乃拜

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于泰山功成
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巡守
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于詩書載
在史官雜見于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爲天
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
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它山可望而其
威靈烜赫以驚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擠
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
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
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眞宗朝修飾禮樂懷柔百祥而

山爲効符命出醴泉神芝仙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
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爲未足又加天
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
恪不懈益虔至于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
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
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
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爲哉蓋出于已者盡
其宜施于人者致其厚然後接于神者無所不用其
極故聲色所鄉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况
于鬼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于上下薄海內外無

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菲食以崇廟
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
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胷跋
踵之長不約而咸賓泉與丹甌昭華延喜之珍不求
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答神
貺于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爲聲詩如吉甫頌周
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
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
敢以淺陋辭謹爲銘曰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
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

圖書所記七十二家增高廣厚匪以爲考降及秦人
矜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窘風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
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閣石闕維神之居金篋玉策
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神之力孰能爲者
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是崇孰帝其號
自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彘弓束矢奠枕于京
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獸一角
靈芝九莖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錫予
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輿廟廷
以答神貺備物典冊往崇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制

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
萬雉之墉黼展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
豈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
德藝日新荒遐暴驚奔走來臣上帝所怙匪惟爾神
裨壽而臧俾昌而熾俾我子孫本支百世延及勤植
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爲宋望視

南豐軍山廟碑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三月既望撰立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
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于川丘陵卑于山苟

有益于人皆蒙報禮夫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
災興利爲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
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考其圖記其高十有九
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一
瀉千里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注其產竹箭材
章利及比壤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于百里之
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兕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
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爲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
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
甲之狀翔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茲始唐

開元中復見靈跡乃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屢
遷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
趾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賁未加民
以爲歎部使者請于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上
日今丞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軍
山爲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嘉惠侯
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隰邦人動色相與嘉神之
功侈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屬
其弟肇爲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
分二縣置建武軍今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

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
氛毒癘之虞水土衍沃飛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
飢之蓄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斂之奸跡
諸其隣有弗爲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
恬然兵火莫及逮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戶
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
贊爲福使然揆實正名旣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無
窮故爲書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
曰

土膏起兮流泉駛兮牧祖于田偕婦子兮旣耕且藝

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蠶螟塘有水兮
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銍鉦
風雨聲兮困倉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饒榮兮
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倘非神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
神所佑兮我有旒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舊兮
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醴酒刑牲穀杯豐兮吹簫考鼓
聲達達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
記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

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
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
見于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
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
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
猾治大獄于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尙書而御
史與尙書謁者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
率與尙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
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評
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

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又知雜事橫榻而坐謂
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眞宗皇帝增
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辨小則人
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
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人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
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相望而知畏初本朝雖
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
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啟事內察尙書六曹
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

大夫職以待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于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于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圖程工以投有司舊闕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而形勢庠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廳事闕門東鄉增庫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模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今上卽政之初務先勤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

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
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
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
亢爽過之門闔耽耽堂堂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
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圖深靚嚴固案牘簿書
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于是
爲稱昔周人考室見于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
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
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
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情風

憲之司以啟後嗣之意二聖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
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
地寵遇莫比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
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願臣之愚
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
臣嘗聞之責人非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
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
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
有所不知知之有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
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

得以責之惟其不難于責已則施于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于是得無餒于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于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云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正者也後四百餘年有爲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載皆名相文字佛之靈迹爾非道之至也佛

之道有出于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學之有次第階級也于是禪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枝分脉引至于本朝而其流寢盛予嘗求其說矣蓋非出于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于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爲贅減不爲虧默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爲神也道至神則至矣

亡以加矣佛之爲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
想汨之利欲昏之故忘已以逐物弃真而取僞卒于
流蕩不反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蓋寡也
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于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
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場雄亦曰
人心其神矣乎詩書以來言修身以及國家天下未
嘗不以心爲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于人心
故自漢唐以來有欲闢之而不能屈也道人曇廣傳
禪學者也始居龍蟠山之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

乃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紹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
極土木之麗又前爲重門後爲堂寢以謹啟閉以備
賓燕棟宇樛樛丹碧相發總其費爲錢千萬有奇既
事會子來守是邦請子爲記子于佛學未能周其文
竟其義也姑誦予所聞大略不悖于吾儒者書而予
之

序

王補之文集序

補之歿二十有八年二子緇縕旣仕乃克集其遺文
以授其舅南豐曾肇且泣而請曰先人不幸早歲文

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雖爲若干卷願有以發
明先志于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
于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
深父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矢言皆所以
尊皇極斥異端明先王道德之意爲主海內宗之于
是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
之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
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
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迨于卒今其見于集者質疑問
難于數公爲多因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于斯

文非苟然而已蓋其于書無所不讀于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于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韡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徹古今反復辨博而卒歸于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充補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于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喜飲酒遇酒輒醉稍醒雖暮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其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補之之葬王文公爲之銘云

墓誌銘

范忠宣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今皇帝旣卽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卽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書往視公固請還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

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者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穎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于墓礎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謹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諱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

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
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通爲河南人又正公議論
設張紀于國書暴于天下有德有勞爲宋省臣蓄不
盡施鍾于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
得之瘡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
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旣長力問學長
于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
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
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
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

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
治賈默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
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
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郵兵當先郵農朝廷是
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
爲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
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爲
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
史呂誨等更人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
而丙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

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尙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卽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卽勸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尙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使向行均輸法于大略必將培克

生民歛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銳于求治又
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
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不可
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
兵之術啟迪人主失天下望旣而劉琦錢顛孫昌齡
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
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
及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
不已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
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

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于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旣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他郡出御史

伯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位遮道童兒相率誦詩
隨之入廵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
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尙威嚴公獨治
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句
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
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
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
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
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
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

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
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
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
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
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
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
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
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
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餼出手詔問禦備西戎
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囚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

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
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詣陝西一郡
自効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
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殺
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
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
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
揅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
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卽日遣中使手詔嘉納

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瀾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疑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

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
罷迺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築防備水後賴
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撫使瘞
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
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
再徙穎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
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
壅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
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擇密啟以手
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旣罷而河

役復興調發及穎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敞至于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富有言公卽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召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

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撫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上怒儻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軾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

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
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
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有正議大夫知頴
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
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
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贊口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
請以時叙復如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
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
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卽
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

袁明告老大臣弗許逮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忤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繇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

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附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
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
歸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
宏承議郎蔡毅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
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
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
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
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入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
其在朝廷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

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
於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
必不至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
禍今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
以至不起哀哉旣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
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薨
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
門尋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問保姓受氏在晉宣子
以告穆叔流非不長上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有人

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
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
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
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讐公爲虛舟
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疑疑
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
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
人以爲壽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
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方冊請視豐碑
世濟忠直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
致仕蘇公薨于潤州計聞上輟視朝三日贈司空走
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
丹徒縣義禮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
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爲氏在周
念生實爲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
章後十有三世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頊相
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
生致位丞相應事五世爲時元臣退老子家始終一

德可謂盛哉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先誨仕閩爲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爲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爲公會祖諱某贈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爲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爲丹徒人公會祖妣張

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第是時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

在館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間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難乃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爲度土產有無高估緩期官自爲市民不知擾而課最他郡潁人德之還爲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建議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內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菑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尙書工部郎中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卽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兵叩門欲入掾公不爲動閉門堅臥如

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搃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爲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脩起居注判尙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事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屬精爲治

急于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且曰格命久將得臯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罪

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文時敏求前罷
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
不行乃與太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
公以守職不回繼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
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愠色歲餘會
恩得知婺州徙涪州歸句當三班院加崇賢院學士
未幾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徙官而用事
者抑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召爲三班院知銀臺司
令吳越飢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乃命
知杭州補敗採荒恩意戶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

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密使捕首惡十數輩付
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召修國史提舉
中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
敏上以爲能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純而
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
推鞠獄成公坐失出杖罪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
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祕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嫁
李徽之子純蓋李出于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
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爲羣婢所殺
爭獄具輒爲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世儒夫婦上以

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遠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爲若自証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証詞也上閱獄詞疑不直詔更核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囚詞以爲有請得其稿于獄吏家于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願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公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起知河陽置復言未當遽與

潘郡公未辭行改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也知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大中大夫召判尙書吏部時直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右官判公嘗具請歸諍司于尙書省以復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大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母疾在告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贖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尙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

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尙書左丞踰年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
留滯有自辯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爲侍讀多所啟迪及登
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
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
言事出旣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
權勢號爲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論于簾前未決而御
史楊畏來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卽拜章待罪累上
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
知揚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告
歸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卽位遷太子太保薨年
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
天資闕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久或以事屬公不答旣
而其人當言路數排進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爲人言
也凡所施爲主于寬恕故天下稱爲鉅人長者尤以
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
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學于書
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厯下至山經本草調故

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言齶齶不絕學士
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
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
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于因事建明著在臺閣
如論郭皇后當耐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
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脩官制時議者欲分文
武選于吏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別公舉
唐制吏部有三銓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
以主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于是四選之法定
焉他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

往往散逸命公攜拾次比爲書再碁而成合二百五十卷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前後再使虜庭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歷先契丹一日公適在遽中虜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爲言歷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歷可也上問善之嘗奉詔校歷因奏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爲密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于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吳有暨艷造營府

之論恐其後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
公爲文章剛雅有體尤爲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
集若干卷累勲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戶四千七
百實食一千三百元妃凌氏吳國夫人屯田郎中景
陽女繼室辛氏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
熹嘉朝奉郎駟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
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鼎朝散郎劉琯
襄州錄事參軍賈收其壻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
處厚承事郎德與行冲季輔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孫
女十二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

杜正獻公尙亡恙嘗爲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刑用中訖有蕃其後更漢逮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俟時而顯其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躬爲宋世臣德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蓄問無不酬鐘叩龜卜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于言行規圖矩方不競不隸則維其常常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純信色無欣戚

吾誰黨譬人孰惡歟晚躋鼎輔師保東宮五朝元老
再退齊終樂

缺

祭文

祭彭江州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謂天生斯人而止于
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
何以壽不躋于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
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茲
是高士類而况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
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任肩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

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于時人
至若孝友著于閭門信義行于鄉黨處榮悴而無虧
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積流之
砥柱宜大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于當世福未及于
生靈忽漂流于下國遂天闕于修齡去此昭昭卽彼
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宜萬世如
日星彼一時之苟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未
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眾皆訕訕子
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
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我

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太學相
從之初綢繆纏絀二十年餘中間省闈並典贊書出
入風議惟子子俱子如飛黃豈受馬拘有言不用去
不須曳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
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
亦南遷孰云契濶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
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計之來我適罪逐相
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詞以
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
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
成名公兼眾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
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
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鏗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
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悔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
其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
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
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舉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
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上賀于朝民歌
于屢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煥爾懷寒養其饑孱無疇
于肌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
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子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媿人之戚媿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
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修竹

夏寒清酌愴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
不貲私祈自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邁疾庶幾
有瘳卒相王室國旣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
至門入哭于室公旣大斂終天之情不見一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歿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
旣畢旣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
道遠稅駕于茲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
我辭

代祭劉貞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
太史所錄俚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
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庭不知
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
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綈羈
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
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
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
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
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

竟何有此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
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榼

論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于躬化及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
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
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之大殘淫侈
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
躬化者果無益于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
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

之政而其政必本于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
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谷草
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
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
之業無游惰之民其于生財可謂衆矣至于愛養萬
物必以其道故罽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
巢麝卵殺胎伐天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于是
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
國卿士大夫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
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

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名分之內無覬覦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于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于僭侈高祖嘗禁買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于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

游食害農者蕃庶人墻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
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脩
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
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
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
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王哉

詩

大父太師密國公賦詩江樓世稱名筆從姪子
績得之以居聲緬思祖德且愛績之能繼志也

爲賦一首

當年太史謫仙翁筆落江樓氣吐虹無復琴尊對鷗
鳥空遺松栢幾秋風由來蘭玉生臺下重見溪山入
坐中顧我豈能繩祖武倚闌歸思附冥鴻

次尼子宣先生作高陽衆樂園成被命金陵易
鎮韻

文物河間信可嘉風流江左可堪誇水南水北干竿
竹山後山前二月花久媿迂儒懷郡絨聊須雋老駐
軍牙兩州耆舊無多怪魯衛從來是一家

遊石仙巖次兄子宣公韻

塵埃華髮換朱顏十載重來歎故關天下樓臺春寂
寂洞中雞犬晝閑閑苔深句識曾題石木老難尋舊
歲環未斷凡心却歸去他年飛鳥會知還

族兄山庄

宦路崎嶇寄此身羨君築室離羈塵能將孝謹傳家
法何用聲名動世人桑落百壺寧惜醉竹竿千畝不
憂貧求田更欲依丘隴來往他時願卜隣

出門寄家

出門日日念歸期恐過歸期未得歸畫角數聲來別
浦孤帆一點背斜暉行遵山樹秋前落坐見江雲水

上飛盡是南人好風景將心驚此却依依

寄呂南公

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會見吹噓上雲
漢可能惟悴隱蒿萊風騷寓興垂金薤翰墨傳家富
玉杯傾蓋相知勝白首扁舟臨別重徘徊

淮南道中

四山蒼鬱氣朝隋晚雨廉纖未有泥鴨綠幾尋塘水
浸鴛黃一段稻秧齊幽花布地金錢小野蔓繁林翠
幄低滿目淮南風景好不堪時聽子規啼

海陵春雨日

公事無多使客稀
雨時衙退吏人歸
沉煙一炷春陰
重畫角三聲
晚照微桑雉未馴
慙報政海鷗相近
信忘機只將宴坐
收心念懶向人間
問是非

南郭隱居

南郭蕭條居士家
斷垣荒塹鬱蓬麻
篔簹映水千竿
直略約當門一徑
斜老有圖書忘世
累貧無杯酌送
生涯倘來軒冕何
須貴未勝牛衣駕
鹿車

次后山陳師道見寄韻

故人南北嘆乖離
忽把清詩慰所思
松茂雪霜無改
色鷄鳴風雨不愆
時著書子已通
蝌蚪竊食吾方逐

甘肅集卷四
三二
鸞斯便欲去爲林下友懶隨年少樂新知

京口甘露寺

屈曲危樓倚半空詩情無限景無窮江聲逆順潮來
往山色有無烟淡濃風月滿樓供一覽乾坤萬里豁
雙瞳片雲迥逐斜陽去知落淮山第幾重

元祐六年十月庚午駕自景陵宮移仗謁先聖
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
再拜禮官告成禮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皆升
堂坐諸生兩廡下命國子祭酒豐稷講書無逸
終篇因又幸武成王廟而還左丞相呂大防右

丞相劉摯率百官皆從於是丞相賦詩以形容
上德諸在位者皆屬和肇以禮官忝從諸大夫
之後謹和詩一章

琳館陪祠日未央隆儒詔躋至膠庠橋門億萬衣冠
集闕里三千弟子行降輦橫經尊往聖垂裳論道法
前王宗公歸美清風誦穆若賡酬出廟堂

武夷山天柱峯

燕越相望路八千忽驚天柱落尊前何如乞我雙鳧
舄飛上峯頭訪列仙

南昌繡谷山幽谷亭

行盡車馬塵踏見水后環誰爲千家縣正在清華間

滁州琅琊山茶仙亭

山僧獨好事爲我結茅茨茶仙榜亭中頗宗樊川詩

靈壽同年兄再以杞屑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謔

場屋十年長鈴齋一笑歡微言師水薤交分託金蘭

腹飽仙人杖心存姪女丹他時玉京路同綴侍宸官

上王荆公墓

天上龍胡斷人間鷓鴣來未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頽

華屋今非昔佳城閉不開白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

曲阜集卷四終